



“建康，吃饭了！”

6月9日，南充市仪陇县铜鼓乡洞馨沟村，一座由老宅改造的食堂门口，一位老人端着碗，冲屋里喊道。

博主“建康啊”周建康从厨房探出头，手上沾着水。2019年底，他从成都返乡，拍短视频、帮村民卖李子、建香肠厂，折腾近七年，如今又建起了这个食堂。

开张那天来了40多位老人，凳子不够，有人站着吃，有人蹲在门槛上。屋子里难得这么热闹。

“当年回来只想生活成本低，一个月挣两千元存一千元就行。”周建康笑着说，没想到干着干着，就到了这一步。



老年食堂就建在这个小村子里。

# 那个曾被骂“啃老”的年轻人 给全村老人建了个食堂

## 孤独的村庄与一个食堂

洞馨沟村藏在仪陇县山里，坡陡路窄，青壮年外出后，村子一天比一天安静。2019年底，周建康从成都返乡后看到，很多人家门锁着，院坝里长满野草，风一吹，沙沙响。

一天傍晚，周建康在院子里架起相机拍延时。一个老人坐在院坝边的石墩上，晚上10点，他出去收相机时，发现老人还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老人太孤独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搭话。”周建康说。

还有一次，他去一个老人家，当时正是饭点。老人从鸡窝里掏出几个蛋，没洗直接放进平时烧水的壶里，加水烧开。蛋熟了，老人倒了一碗开水，就着水吃蛋。

村里还有个老人，空荡荡的堂屋就放了一张桌子，平时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坐着。有一天老人跟他说，“建康啊，我在屋里嗦个面都有回音。”

这些瞬间，一点一点装进周建康心里。能不能给老人们建个食堂？他盘算着。

他打听过政策，又跑去长沙参加湖南卫视的公益直播，凑了16万元。结果钱进入公益账户，只能用于运营，不能用于建设。“等于说我要先把食堂修好，钱才能打给我。可我拿什么修？”他差点放弃。

后来在仪陇县委、县政府和东西部协作项目支持下，建设资金终于落实。2025年11月，食堂动工，2026年6月9日开张。

食堂每周供应6天，每天供应两顿，每顿只收两块钱。餐食根据营养标准荤素搭配，份量管够。

掌勺的大厨是周建康花3000元聘请的村民。食堂还建立了一套“积分制”来维持运营，村民可以轮流来食堂帮忙，洗菜、洗碗、打扫卫生，按次获得积分。

自家地里吃不完的蔬菜、养多的鸡鸭，也可以送到食堂来置换积分。“这些积分可以直接抵扣他们每个月的餐费，还可以兑换日用品。”周建康说。



▲周建康和村民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老人们正在食堂吃饭。

## 从被骂“啃老”到人人夸赞

食堂开张那天，门口的坝子里站满了人。灶台上的菜有一小半是村民自发拿来的：一捆葱，一篮鸡蛋，一块腊肉。“昨天开会说，万一老人多菜不够，别赶人家走。今天一早就有人送菜来了。”周建康说。

76岁的周廷仕冲周建康竖起大拇指，“建康这个娃，没得说头。带我们出去旅游，头疼脑热、屋里缺啥，都是他跑前跑后。”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七年前周建康刚回来时，村里有人叫他“啃老的”。

2019年底，周建康从成都回村，每天拿着相机在村里转悠，拍完就回去剪辑。老人们看不懂。他跟婆婆说“我在用电脑”，传到别人耳朵里就成了“建康在打游戏”。

“人家没读大学的都出去打工了，你一个读了大学的还跑回农村屋头，不是啃老有啥？”对于村民的责问，他没有辩解。

他在大学里学室内设计，毕业后做视频剪辑，月薪三五

千元，房租水电一除，存不下钱。他算了笔账：回村拍视频，月挣两千元，花一千元，存一千元。

刚回村时，他也不习惯村里的安静，“平时在家听不到人说话，偶尔有两声狗叫。”那种孤独感，后来他在独坐整晚的老人身上又体会了一遍。只不过这一次，他成了那个能走过去搭话的人。

回村后，他拍了两年多乡村生活：摘枇杷、收苞谷、村里的鸡零狗碎……流量慢慢开始有起色，他开始直播助农。

村民们第一次发现：这个整天拿相机的年轻人，真能把山里的东西卖到外面去。而赚了钱，周建康又带大家出去旅游。

第一次去的是仪陇县内的朱德故居，5A级景区，好多老人从未去过。到了高铁站，老人们走进候车大厅，抬头望着穹顶，愣在原地。周建康记得，有一位老人红着眼眶说，“没想到，我们也能通高铁。”

后来走得更远。去重庆，看工厂十几分钟生产一台挖掘机，老人们趴在玻璃窗前笑得合不拢嘴。去绵阳，过羌族新

年。去西昌，看卫星发射……每次出门，少则二十多人，多则三四十人，浩浩荡荡一辆大巴。远的两三天，近的当天来回。

就这样，那个曾经被叫作“啃老”的年轻人，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好娃”。

## 热饭背后的账本

老年食堂要长期办下去，钱从哪里来？这也成为老人们最担忧的问题。

“食堂除开政府补贴和村民自费，剩下的全靠我做直播卖李子、卖腊肉、卖水果赚的钱往里贴。”周建康说。

热饭背后的账本，要从2021年村里第一次挂果的李子树开始算起。

那些李子树零零散散分布在村里半山腰坡地上。每年三月，满山遍野李树开花，远远望去像一场迟到的雪。花谢之后，青果子藏在叶子底下，一天一天鼓起来。

有网友追着问，“你们家的李子什么时候卖？”周建康订了三千个纸箱，擦了半天高。结果一晚上卖了六千单。

2022年，周建康一条视频卖了上万单，他发动周边三个村近150人来帮忙采摘打包。工钱从50元涨到70元。

卖李子之外，他建了个香肠腊肉厂，把村里闲置的仓库改成车间。去年销售额70多万元，三个月就收回全部投入。

周建康说，自己建厂的目的有三个：解决村里留守劳动力的就业，为老年食堂提供稳定资金来源，以及填补村里没有长效产业的空白。

他还在村委会开线上集市，帮村民卖干货、鸡蛋、鸭蛋，价格和街上一样。

如今，食堂门前的空地上，景象大不一样。以前这里少有人来，现在一到饭点，老人们从各条小路上聚过来。碗里的饭冒着热气，他们一边吃，一边摆龙门阵。

这个食堂究竟能走多远，周建康并未细想。“至少现在，我能让老人们吃口热饭。”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李兴罡 摄影报道

## “企业在公共道路装测速设备”追踪

### 测速设备已拆除 多部门前往现场调查

近日，有网友在“问政四川”上投诉称，位于攀枝花盐边县新九镇的龙佰四川矿冶有限公司二选厂，在厂区内外公共道路上安装测速设备，员工因驾车超速被公司罚款300元，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6月9日，记者在网友投诉路段看到，测速设备已被拆除，当地多部门联合前往现场展开调查。龙佰四川矿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安装测速设备是因为该路段弯道多、坡度大，仅针对企业内部车辆，300元并非罚款，而是驾驶员超速后，取消其安全生产奖励。

### 安装原因 急弯多坡度大，有安全隐患

6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路段连接218省道和龙佰公司厂区，为水泥硬化路，坡度大，弯道多且急，通行车辆大多为大型货车。

该路段沿途设有多个安全警示牌，其中一块写有“此路段弯急，双向通行车辆较多，为防范交通事故发生，严禁占道超车，全天候(24小时)视频监控”。此外，有多块电子显示屏提示司机对向来车。

记者注意到，网友投诉的测速设备已被拆除。

龙佰四川矿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企业入驻新九镇后，出资建设了该路段，通行车辆大多为运输货车和企业内部车辆，安装测速设备之前，该路段多次发生交通事故。为保障车辆安全行驶，龙佰公司于2024年下半年安装了测速设备，“主要就是为保障员工的通行安全，包括投诉人在内，所有一线员工都组织学习过相关规章制度。”该负责人出示的2份学习记录上显示，包括投诉人在内的职工均有签名。

据了解，该路段因历史原因，目前实际由龙佰公司管理。交管部门现场调查后认定，该路段为公共道路，“所以公司在公共道路安装测速设备是不可以的，但该路段也达不到交管部门安装测速设备的条件。”

后续该路段如何管理，尚需相关部门和乡镇进一步研究确定。

### 人社部门： “罚款”实为取消安全奖励

针对网友投诉的“因超速被罚款300元，属于非法克扣工资”，龙佰四川矿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称，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员工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加班工资组成，这部分只根据员工工作情况确定，不受其他因素干扰。除此之外，公司设置有单独奖惩机制，“投诉的员工因为超速，按照公司规定就会扣除这份奖励，也就是这次扣除的3分300元，所以说不存在扣他工资的情况。”

6月9日，当地人社部门工作人员现场调查后表示，该公司按照规章制度取消该员工因违反公司规定的安全奖励是合法的。该工作人员还提醒，规章制度必须有正式行文，按照正规流程进行公示，程序必须合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徐湘东